

论 西 夏 货 币

杨 蘋

(柳州钱币学会, 广西 柳州 545001)

西夏钱币的钱制与铸造,沿袭了北宋钱制与币形,也就是方孔圆形年号钱。由于西夏地区当时既缺铜又缺铁,所以西夏当时主要还是用宋与金的铜钱。由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 1044 年)宋与西夏重订和约,北宋每年“岁赐”银七万二千两,折算铜钱二十五万贯,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十三万斤给西夏(见《宋史·仁宗记》)。据记载,北宋庆历四年,由于宋、西夏订立和约,和约规定,“元昊取消帝号,则宋册封为夏国主”。条件是:宋每年“岁赐”如上。由于北宋每年“岁赐”如此多的铜钱,加上边境贸易亦用宋钱,于是大量宋钱流入西夏。所以,西夏地区主要还是使用宋钱。

但是,西夏在元昊及其后继者主持下,还是铸行了西夏货币。据史料记载:西夏仁宗天盛十年(公元 1158 年)设立了铸钱机构“通济监”,任命监察御史梁惟忠为主管,铸造了“天盛元宝”钱,这是钱文为汉文字的西夏钱。而出土与传世的西夏钱有二种:一种钱文为西夏文钱;一种钱文为汉文钱。其实这二种钱除了钱文是用西夏文与汉文不同外,其实全都是方孔圆形年号钱,也就是说币形并无差异——即仿宋钱。

一、西夏的西夏文钱

虽然党项族人与在西夏政权下被统治的其他民族人对推行“西夏文”并不热心。但西夏政权的官方文件必须用西夏文。而西夏政权的许多官员大概也不完全识西夏文字。据《宋史·夏国传》记载,野利仁荣是“成十二卷”之多!这“十二卷”之多的西夏文,对以武立国的西夏政权的行伍出身或贵族出身的各级官员而言,要全部识完,那真比去打仗要困难不知多少倍。于是就产生了专门职掌朗读西夏文的官方文件与撰写西夏文等各种文件的各级师爷了,而绝大多数的党项族人与被统治下的其他各民族人,是不认识的!用西夏文铸钱倒也是一个广为传播西夏文的极佳的法子,人人均需用钱,用西夏文铸钱,于是人人都会去认识西夏文字的钱,即使是不认识,也给百姓看看什么是西夏文!更重要的是,用西夏文铸钱,可以公开藐视中央政府,大摆西夏政权之谱!

于是在夏毅宗谅祚福圣承道年间(公元 1053-1056 年),铸造了钱文是西夏文的钱币,按西夏文翻译成汉文就是“福圣宝钱”。(由于稿件要用电脑打印,而电脑里并无“西夏文”,所以无法用西夏文打印出原文来,而我也认识西夏文。)

下面所有西夏文的钱文,均用汉字译文。注意:虽然西夏政权在夏仁宗天盛十年(公元 1158 年)才设立通济监铸钱,而实际上,在毅宗谅祚福圣承道年间就已开始铸造西夏文的“福圣宝钱”了,只不过那会儿还没设立通济监而已。

西夏文的钱币,由于其铭文的西夏文字之形象极象屋驮(duo),故俗称为“屋驮钱”(电脑无法打印出西夏文,好在许多钱友收藏有西夏文钱,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第一种西夏文钱铸出来后,当然必然会有第二种西夏文钱,这就是夏惠宗秉常大安年间(公元 1075-1085 年)铸的西夏文钱“大安宝钱”,这种西夏文钱很有宋钱的意思,因为它完全模仿宋钱铸了“平钱”、“折二钱”,我认为:铸西夏文“大安宝钱”之平钱、折二钱只能是为了与宋的平钱、折二钱接轨,除此已外,别无他解。接下来是夏崇宗乾顺贞观年间(公元 1101-1113 年),这位崇宗大约很通中国史,他把唐太宗的年号“贞观”也搬到自己的年号中来,大有很想学一学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的样子,

于是铸了钱文是西夏文的“贞观宝钱”。随后是夏仁宗仁孝乾祐年间(公元 1170-1193 年),这位仁宗铸了西夏文“乾祐宝钱”(注意:宋有仁宗皇帝,这位西夏主也学着来一个“仁宗”,只能这样解释:中央政权的帝制与文化对西夏影响太深了)。待到夏桓宗纯祐天庆年间(公元 1194-1205 年),铸造了西夏文“天庆宝钱”,“天庆宝钱”应该是西夏政权用西夏文铸造的最后一种西夏文的钱币了。

西夏政权的一百九十年间,用西夏文铸的西夏文钱,从现在有史记载并已发现的有五种。其西夏文钱的钱文读法为右旋读法,正确的读法是穿上与穿右为年号,穿下与穿左则读为“宝钱”。与有些汉钱的穿上与穿下为年号,穿右与穿左则为“通宝”与“元宝”之读法不同。

用西夏文铸行的西夏钱传世相当少,很多钱币藏家作了不少的猜测性解释,众说纷纭。其实,究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西夏文钱仅仅只是一种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的地方性钱币,离开了西夏政权统治的地区,对别的民族而言,其实并不认识。其他民族的商人,也少有认识西夏文故而大都使用宋钱,西夏文钱也只能在其西夏政权统治下的区域内流通,故而需求也少。为了与其他地区贸易,西夏政权也只好铸行更多的钱文是汉文的西夏钱。由于西夏文钱流通的需求量小,其铸量也少,且当西夏政权复灭之后,由于西夏文的钱不好流通,绝大多数就被熔化改铸别的钱币了。所以,西夏文钱币后世出土大都是原西夏政权统治的地区,其他地方则绝少出土。当然,这也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说。

二、西夏的汉文钱

西夏政权除了铸行有西夏文的西夏钱币外,还铸了十二种钱文为汉文的西夏钱币。

据史料记载,西夏的开创者夏景宗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年间(公元 1038-1048 年)就铸有钱文是汉文的“天授通宝”西夏钱,——这当然是元昊的“年号”钱。此钱虽有史料记载,但是,并未见有出土。在此,作者宁信史中有,故而也记录在此以作西夏货币史之备考。

夏惠宗秉常大安年间(公元 1075-1085 年)铸造了钱文为汉文的“大安通宝”西夏钱。这是夏惠宗赵秉常(其在位期间相当于宋神宗在位期间,此时的西夏主又姓“赵”了。)“御笔”亲书隶书钱文。据文献报导:1981 年 7 月赤峰市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了此种钱币,从拓片看来,这夏惠宗赵秉常所亲笔书写的汉文隶书颇具功底,颇有宋书风范,可见这夏惠宗认真接受了汉文化的教育与熏陶,这也可以解释为西夏的这些统治者们在文化上的确是在向中原的汉文化靠拢!纵使其开创者元昊弄出了“西夏文”,但是这些后来的西夏主依然在学习汉文化,学习汉文字,依然在向中原的汉文化靠拢!不过这“大安通宝”西夏钱,传世与出土者很少,此钱币在古钱币中应属钱币中之珍品。

夏崇宗乾顺元德年间(公元 1119-1126 年)铸汉文钱“元德通宝”平钱,并铸了汉文钱“元德重宝”折二钱,明显地可以看出这平钱与折二钱全是仿宋钱,其钱文为隶、楷书。

夏仁宗仁孝天盛年间(公元 1158-1169 年)铸汉文钱“天盛元宝”,钱文为楷书。

其乾祐年间(公元 1170-1193 年)铸汉文钱“乾祐元宝”平钱,其钱文有二品,为楷书、行书对钱,是西夏货币中首次出现的汉文楷书、行书对钱。其书法颇具宋书书风,笔者认为,西夏仁宗之天盛与乾祐年间是西夏货币和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故其所铸钱币,铸工与书法皆应列为西夏货币之上品!

夏桓宗纯祐天庆年间(公元 1194-1205 年)铸汉文钱“天庆元宝”平钱,钱文为楷书。

夏襄宗安全皇建年间(1210 年)铸行的汉文钱币“皇建元宝”平钱,铸工颇佳,钱文为汉文楷书,颇有“瘦金体”风格,可见宋钱对西夏钱币影响之深!

夏神宗遵顼(xu)光定年间(公元 1211-1222 年)铸汉文钱“光定元宝”平钱,钱文为汉文行书、篆书“隶宝”对钱,这是西夏政权铸造的第二次出现的对钱,其一款为行书,书法颇好,第二款则极为奇特,汉文钱文“光定元宝”四字中,“光定元”为篆书,而唯“宝”字为隶书!故而只好名之曰:“篆书隶宝”。在同一钱币的钱文中,仅有四字,竟而其中出现了二种字体。在中国历代铸币钱文的书写中,据作者的浅闻陋见似乎只有此款如此奇特!作者

认为这一对钱,大可列为钱币珍品!

夏献宗德旺乾定年间(公元 1223-1225 年)铸行的汉文钱“乾定元宝”平钱,钱文为汉文楷书,书法颇佳,铸工亦佳。这款“乾定元宝”汉文钱,实为西夏所铸的西夏货币的最后一种,因为西夏于公元 1227 年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灭。随西夏灭亡,西夏货币的铸造也就由此终结。

三、西夏的汉文铁钱

西夏仁宗天盛年间铸行有汉文“天盛元宝”铁钱,又于其乾祐年间铸行有汉文“乾祐元宝”铁钱。据传世之品而言,似乎“乾祐元宝”铁钱更多一些。作者浅闻陋见,不知这么论定符合实际情况否?祈望收藏大家斧正!

西夏铸铁钱大概是因为当时西夏地区缺铜,而铸行铁钱以解决军需与财政之需要,亦属平常之理。但铁钱易腐蚀、易氧化、易锈蚀,不好使用,也不好收藏,因此,在历史长河中,铁钱亦难传世。

四、结论

综观西夏政权,自西夏创建人元昊反叛宋中央政府,建立以党项族为主体的封建制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至夏献宗被元太祖所灭,计一百九十年,共十君主。其西夏政权共铸西夏文钱币五种,汉文钱币十二种,共计十七种。其中夏惠宗既铸了西夏文钱币“大安宝钱”平钱,折二钱两品,又铸了汉文钱“大安通宝”一品,且亲自以隶书钱文作“御笔亲书”。崇宗乾顺贞观年间铸有西夏文钱币“贞观宝钱”一品,又于其元德年间铸行汉文钱“元德通宝”平钱与“元德重宝”折二钱二品。夏仁宗于乾祐年间铸西夏文“乾祐宝钱”一品,于其天盛年间铸汉文钱“天盛元宝”一品。于其乾祐年间铸汉文钱“乾祐元宝”之楷书、行书二品对钱。夏桓宗天庆年间铸西夏文“天庆宝钱”一品,又铸有汉文钱“天庆元宝”一品。其中,西夏仁宗天盛年间与乾祐年间为西夏钱币与文化发展的极盛时期。

西夏政权灭亡后,元昊创造出来的“西夏文”也随之湮灭,为后人留下许多悬念。而以西夏文铸行的西夏钱币和汉文铸行的西夏钱币,成为了为后世留下了的第一手的考古文献实物。当西夏文湮灭后,这遗留在人间的西夏文的西夏钱币弥足珍贵,它无言地向后世真实地反映了西夏货币的历史!

西夏政权是封建制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西夏政权所铸行的西夏文钱币和汉文钱币,是中国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的见证,它反映了中国货币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地方政权的西夏货币,应当在中国货币史中占有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它是中华民族中羌族一支的党项族人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所铸造的具有党项族标志(西夏文)的地方性货币。这就是作者读史并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研究性结论——应该符合史学的结论。

(特约编辑:祁兵)(校对:QB)